

柳烈先生



人生在線 延靜

為了提高朝鮮語水平，北京大學於新中國成立初期，邀請朝鮮金日成大學教授，在東語系講課，他就是柳烈教授。

當時叫老師為先生的比較多，我們也就順其自然，叫他柳先生。我們的第一課就是他教的。一個四十多歲、顴骨高的人出現在我們面前，大家不禁有些愕然。

柳先生學識很高，不僅研究朝鮮語，還研究朝鮮語和中文的關係，而且粗通中文。他按照朝鮮語法，教我們語言課，包括語法和口語，讓學生基礎打得比較深，為今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柳先生還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他的夫人鄭慈愛和一個五六歲的小兒子隨他來北京，夫人擔任語音教師，女性有其特點，發音十分清晰，很受同學們的歡迎。兒子整天和中國孩子在一起，學得一口北京話。

過了三十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當時在中國駐朝鮮大使館工作，使館有柳先生的幾個學生，有二等秘書、副武官、新華社記者等，邀請柳先生來使館做客。那時他的夫人已經去世。年近八十的柳先生，身體很好，他見到我們能一個個叫出我們的名字，還能說出每個學生的特點，引起一陣陣笑聲，氣氛其樂融融。學生則感謝他的教誨。他還囑咐，要好好工作，為中朝友誼作貢獻。

這是我久久的回憶，令人難忘。

紐約圖書館見聞



黛西札記 李夢

上周去美國和加拿大出差，工作之餘，去了紐約和溫哥華兩座城市的公共圖書館參觀。早就聽聞北美地區大城市的公共圖書館借閱資源豐富、使用便捷，如今得見，果然名不虛傳。

紐約市區有大大小小數百間公共圖書館，由紐約公共圖書館、布魯克林公共圖書館和皇后圖書館三大圖書館系統組成，除主館之外，亦在不同社區和街區設有若干規模較小的分館。

紐約公共圖書館（NYPL）總部位於紐約最繁華的第五大道第四十街和四十二街之間，一九一一年落成，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歷史，是美國迄今為止建造的最具規模的大理石建築。主館氣勢恢宏，門前有兩隻巨型石獅，在一九三〇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紐約市長將其分別命名為「忍耐」和「堅強」，鼓勵紐約市民戰勝危機。從那時起，紐約公共圖書館主館已然是紐約市民的文化和精神地標，後來，更成為全世界遊客來到紐約的必訪景點之一。

遊客到訪圖書館，每每樂意來到主閱覽室拍照打卡。這間閱覽室彷彿是哈利波特電影中的學院禮堂，深色木質書架和長桌環繞整個長近百米、寬逾二十三米的空間，配以大型水晶吊燈和讓人頂巨幅壁畫，其宏偉與闊大，讓人不禁讚嘆。不知是否因為訪客人數眾多、影響了閱覽室內自修和研習的氛圍，館方近來規定除非閱覽或研究，否則不得進入此區。當日我們在閱覽室內小坐片刻，一邊翻讀架上藏書，一邊觀察身旁讀者。有些靜讀思考，有些奮筆疾書，還有一些情侶模樣的訪客親呢伴坐共讀，好不愜意。

紐約公共圖書館設立的目的是，即是鼓勵市民和遊客充分體驗和享受閱讀的自由。館內大部分空間免費，均面向公眾開放，人們可自由進入、閱讀、交談、體驗和分享。近年，館方更將部分館藏數字化，免費公開十八萬張高清相片，全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讀者皆可在線檢索及免費下載，可見數字化時代公共圖書館推廣閱讀、普及文化的決心。

參觀後，我們來到圖書館大堂一側的文創禮品商店。店內人頭湧湧，選購心水商品。館方邀約藝術家合作文創產品，印有名家閱讀金句的環保布袋、文具套裝、明信片和拼圖等頗受歡迎，一方面加強NYPL品牌形象，另外也為館方帶來不菲收入，可為香港及內地城市的公共圖書館借鑒。

儘管浮游生物足以改變大海顏色，但它們極為微小，絕大多數是肉眼看不見的，只有放到顯微鏡下觀察，才會發現水中包含著一個充滿無數生命、美麗而迷人的世界。作家費瑞斯·賈布爾在《地球的誕生》一書中描述了對海水的近距離觀察：一些浮游生物看起來像枝形吊燈、柳條籃或棉花糖。其他的浮游生物類似於風車的網狀帆、柑橘輪或絲帶糖果。還有一些讓人想起松果、魚叉、編織針、彎曲的高爾夫球座、倒置的蘑菇帽、彩虹碎片和半燃的煙花。有趣的是，受到這些萬花筒般美麗圖案的啟發，十九世紀的一些博物學家將寶石般的浮游生物排列在玻璃顯微鏡載玻片上，精心地用一根馬鬃毛定位，製作出了馬賽克和曼陀羅。這些微型奇跡在收藏家中賣出了高價，也讓維多利亞時代沙龍的客人們欣喜不已。



▲紐約公共圖書館閱覽室。作者攝

大同樂會的百年懸案（下）



文化經緯 鄭學仁

大同樂會將《東方大樂》的演奏紀錄片運到芝加哥世博會參展之事，多年來在國內一直有文獻記載。

二〇一九年，筆者應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的邀請，寫作一篇，名為《後「五四」的新生兒——現代中國民族樂團的誕生》，介紹有關這種「泛中國式現代中國民族樂團」的出現及發展。在敘述到大同樂會的部分時，筆者忽然覺得有一點不足，想弄個明白，就是當時的《東方大樂》紀錄片及古樂器照片運到芝加哥後，展示情況如何？觀眾反應如何？是否有任何當地的紀錄、評論或報道？

筆者先搜尋芝加哥公共圖書館的資源及目錄，在確認他們存有當年世博會的資料庫後，便修了一通電郵，道明來意，向他們查詢當年大同樂會在芝加哥參展的資料，並提供不少相關詞彙、關鍵詞、音譯等，方便他們搜尋。當地圖書館人員還是挺幫忙的，然而經過連番嘗試後，他們的回覆是「找不到任何紀錄、報道」。

這卻是令人挺意外的，一件舉辦了超過半個年頭的國際盛事，竟然沒有一點紀錄？

截稿在即，當年也就無暇再搜，只得在



「只此中國色——青」



市井萬象

近日，江蘇南京，觀眾在六朝博物館舉辦的「只此中國色——青」特展上欣賞藍釉瓷瓶、天藍釉石榴尊等展品。該展以中國特有的青色為主題，展出玉器、瓷器、書畫、服飾等一百八十餘件文物，展現色彩美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中新社

海中精靈



英倫漫話 江恆

今年夏天某個傍晚時分，海浪輕輕拍打着英國威爾士崎嶇的海岸，沒過多久，漆黑的海水泛出夢幻般的藍光，進而將整片海面照亮，彷彿來到科幻世界。

這令人驚嘆的一幕，不是什麼超自然現象，而是海中的浮游生物在搗鬼，它們因體內化學反應而發出藍光。這種景象並非在哪裏都看得到，只有在特定的時間和條件下才能出現，因此很多愛好者專門四處捕捉如此奇觀。美國作家海明威在小說《島在灣流中》描述過類似情景：對於灣流的海水為何這樣藍？主人公表示，除了海水的密度大，還因為水裏有浮游生物，有時它們本身是紅的，當紅藍混在一起時就成了紫色，會讓海水深得近乎發紫。而這和紅海的得名是同樣道理，因為海裏有浮游生物，它們非常密集，多得不得了，令海水看去像染紅了一樣。

正是通過對浮游生物的觀察，人類對其有了更多認識。如同浮游生物的名字源於希臘語planktos，意為遊蕩或漂流，地球上幾乎每一種液體環境，包括江河湖泊甚至池塘和雨滴，都是它們的家園。據科學家估計，海洋中的浮游生物多達十萬種，雖然浮游生物分為植物和動物兩大類，但不少物種兼具這兩種特徵，以至於我們常常分不清楚它們屬於哪類。可不論

如何，浮游生物對於地球都至關重要，因為藍藻等海洋浮游植物是地球上最早進行光合作用的，目前它們產生了地球上大約一半的氧氣，如果沒有它們，地球將幾乎荒蕪。從這個角度講，浮游生物是讓地球適合居住的重要貢獻者。

在海洋學家看來，浮游生物不可或缺，否則將使海洋生態系統崩潰。一方面，浮游植物構成了海洋食物鏈的基礎，比如磷蝦主要以浮游生物為食，然後它們又被其他生物當食物吃掉，像是巨大的藍鯨便同時捕食魚類和海藻，最終浮游生物養活了幾乎所有海洋生物。另一方面，浮游生物對周圍的環境極為敏感，意味着它們對海水溫度和酸度的變化能做出快速反應。比如因營養過剩而導致赤潮爆發，浮游植物便快速繁殖，可能每五分之一茶匙的水中就擠滿數百萬個藻類細胞，它們會覆蓋海洋表面達數百公里，將導致海底形成缺氧或無氧區，威脅魚類生存，因此浮游生物又被稱為「氣候變化金絲雀」。

實際上，《地球的誕生》一書中對浮游生物的氣候調節作用，有更深入的描寫。縱觀地球歷史，由於經歷了多次大規模冰川期，導致許多物種滅絕。但每一次地球都能重新繁榮，這種恢復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有「行星恆溫器」之稱的碳，而浮游生物的角色居功至偉。比方說，若地球進入暴雨溫室狀態，強烈而頻繁的降雨會比平常更快地使岩石變軟，從而使海洋充滿礦物質，進而滋養浮游生物並從大氣

中吸收碳，這會使地球降溫。相反，若冰層覆蓋了大部分海洋和陸地，水循環就會停滯，浮游生物的光合作用能力就會下降，二氧化碳就會在大氣中積聚，最終導致地球變暖。

浮游生物如此重要，以至於在它們死亡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仍繼續塑造着地球。比如絕大多數白堊和石灰岩地層，都是包括浮游生物在內的海洋生物的遺骸。數百萬年前，人類利用既堅硬又鋒利且易於打磨的燧石打造工具，他們無法得知是用變成石頭的浮游生物製作了弓箭和斧頭。而人類用石灰岩建造的每一座宏偉建築，包括吉薩大金字塔、羅馬鬥獸場和帝國大廈等，都是古代海洋浮游生物的秘密紀念碑。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九〇〇年巴黎舉辦的世界博覽會上，一位名叫勒內·比奈的建築師設計了博覽會入口大門，由一個巨大的蜂窩狀圓頂組成，裝飾石、拜占庭圖案和彩色玻璃凸圓形寶石覆蓋着它的表面。比奈的靈感來源，正是德國科學家恩斯特·海克爾有關海洋生物的《自然藝術形式》作品插圖，後者用石頭、金屬和玻璃創作的有機雕塑表達致敬——如果沒有浮游生物，地球上就不會有森林、草原或野花，也不會有恐龍、猛犸象和鯨魚，更遑論我們人類自己。所以下次當你在船上或在海灘上眺望大海時，請記住，每一滴海水都充滿了微觀生命，正是它們造就了我們的星球。



▲遼寧大連大黑石浴場，海水發出藍色熒光。大連海洋大學專家採樣分析認為，大連海水出現「熒光海」現象是海水中聚集了鞭毛藻等發光微生物所致。新華社

文章中先留下了一個註腳：

「有關大同樂會將《東方大樂》送往美國芝加哥萬國博覽會參展一事的描述見於《大同樂會送國民大樂到美芝加哥萬國博覽會》……陳正生，《大同樂會與東方大樂》……以及陳正生，《大同樂會活動紀事》，載《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季刊）》，一九九九年第二期，頁十二至十六等文章。筆者曾聯絡芝加哥公共圖書館檔案部查詢有關大同樂會參展期間的紀錄及影片的播放情形，不過該館「暫時」仍未搜尋到該樂會的參展紀錄，而當時芝加哥最主要的報章《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亦未有報道有關資料，因此大同樂會在芝加哥參展部分的實況仍有待求證。」

今年年中，芝加哥大學香港分校因籌辦本港一位名人白德醫生（Dr. Solomon Bard）的展覽，筆者因緣際會，認識該校歷史系教授龐馬蘭氏教授（Prof. Kenneth Pomeranz，下簡稱「龐」）。會面間，筆者忽然想起芝加哥的地緣關係，憶起幾年前這宗未有結果的查詢，乃信口與龐一提，龐對中國歷史甚有認識，對筆者口述這件懸案看來頗感興趣。

數日後，龐把這樁查詢發給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及其他相關單位，請求協助搜尋有關資料。大學圖書館花了許多功夫，臚列了不少各地的資源，讓筆者參考及搜尋，當中包括：一本名為《The 1933 Chicago World's Fair: Century of Progress》的專科書籍、《芝加哥三民晨報》（一九三〇至一九六八）資料庫、Chicago Ethnic Press Survey、Chicago Daily News Historical Archive（一八七五至一九七八）、Chicago Sun Times Historical Archive（一九二九至一九八五）、Chinese American Museum of Chicago 各資料庫、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其他各種線上資料庫、微縮資料以至香港公共圖書館的多媒體資料庫的舊報章等等，當然有部分因權限關係未能在遠端登入，但經過個多月的努力，結論依然是「未能找着」。

經過這些年來斷斷續續的努力，大同樂會在芝加哥的故事依然付諸闕如，真相到底如何？暫時我們仍不知道。

事情可能有幾種可能性，第一，展品已經成功付運，芝加哥方面已經收到展品，亦已安排在展覽場地展出或播放，但各傳媒未有報道，但最低限度應該有個展品紀

錄；第二，展品已經成功付運，芝加哥方面已經收到展品，但因種種原因未有安排在展覽場地展出或播放，但也應該有個展品紀錄；第三，展品因種種原因，從來未有運抵芝加哥；第四，展品已抵芝加哥，已安排展出，也已有紀錄及報道，只是我們而今未能尋着，若然，則這明顯是我們的問題。

在未有確實證據或新資料出現之前，我們且不便猜度何種可能性較大，但從其後不少文獻對當時中國參展物品詳盡的報道，包括在展場「複製」重建的承德喇嘛廟的主殿「萬法歸一殿」（一直被昵稱為「金殿」Golden Pavilion）、一座被喻為「日本鄉村式樣的簡陋木屋」的中國館，以及館中形形色色的展品包括來自中國各省的陶瓷、手工織毯、手工藝品、黃銅製品、織錦、根雕藝術品、白玉雕件、絲織人物、漆雕、玉雕、織錦、各種特色美食，以至被喻為這次博覽會的主題藝術品「翠玉大寶塔」，以及最矚目的羅斯福總統半身像湘繡等，愈顯得大同樂會展品的「失蹤」事件匪夷所思。

在此，可能我們仍需為第四點可能性繼續努力，也或許我們仍在等待一干有心人士繼續為追尋真相而努力。